

夏威夷

火山花

二月的夏威夷,开着车窗也不觉得冷。风从太平洋深处吹上来,带着淡淡的咸腥。外孙女刚上小学一年级,听说要去看火山,兴奋得小脸通红,一路上盯着窗外看,忽然,她尖叫起来:“阿婆阿婆,那里有红花!”

我顺着她小小的手指望过去。焦黑的岩石缝隙里,立着几株矮小的树。树干虬曲盘错,像是从石头里硬生生拧出来的。就在那些扭曲的枝干顶端,开着一



欧登塞

安徒生的花园

清晨,我漫步在安徒生的故乡——丹麦欧登塞的古老街巷,仿佛步入了童话世界。远处,巍峨的哥特式教堂、错落有致的黄墙红瓦木屋、曲折蜿蜒的鹅卵石小路,以及缓缓流淌的欧登塞河,一同勾勒出一幅梦幻图景,也默默滋养着安徒生的艺术灵感和无限想象。

安徒生诞生在欧登塞的一个贫困家庭。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,



格林威尔

二手物品攒个家

我和夫人终于在美国的乡下住了一晚,感觉特别惬意,有点像躲进了一个清静的小天地。

说实话,这里的城乡差别真不太明显。公路好像没有县道、乡道、村道那么细的分级,都挺宽的。房子样式,城里乡下看着也差不多。硬要挑点不同的话,就是乡下行人更少,几乎看不



簇簇鲜红的花。

“那是火山花,英文名叫‘ō hi‘a。”导游老张把车停稳,指给我们看,“这石头缝里连土都没有,它偏偏能活。”

外孙女第一个跳下车,像只小兔子似的蹦到树前。她踮起脚尖,伸出食指,想碰一碰花瓣,又缩回来,回头望我:“阿婆,我可以摸吗?”我点点头。她轻轻碰了一下,随即惊喜地回头:“软的!像毛笔!”

我也走过去,蹲下身看。花瓣薄得透光,阳光从背后打过来,整朵花像在燃烧,又像在流泪。我伸手抚了抚那虬曲的树干,粗糙的树皮硌着掌心,竟有一种微微的温热。那温度让我恍惚觉得,这棵树体内至今还流淌着岩浆,滚烫的、不肯冷却的。

老张站在我们身边,拧开一瓶水喝了一口,抹抹嘴,“这花还有一个传说呢。”他说,火山女神

佩蕾爱上了一个叫‘ō hi‘a的土著青年,青年却深爱自己的恋人Lehua。女神被拒后大怒,将‘ō hi‘a变成了一棵扭曲的树。Lehua在山顶哭了很久,终于求得女神心软,但神力既出,无法挽回。女神只能让Lehua的灵魂化作花朵,永远开在‘ō hi‘a的枝头。从此这树就叫‘ō hi‘a lehua——恋人的名字嵌进树的身体,再也分不开了。

外孙女仰着头,看了那树好久。忽然,她拽拽我的衣角,声音小小的:“阿婆,那个女神为什么不自己嫁给那个哥哥呢?她把他变成树,自己不是更见不到他了吗?”

我张了张嘴,一时竟接不上。孩子的问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水,涟漪一圈一圈荡开。爱若是占有,被爱的人便成了囚徒。佩蕾把‘ō hi‘a锁进一棵树里,困住了他的一生,却永远失去了他的心。而Lehua,她化成花朵

开在爱人枝头,从此风雨同担,日晒同受——那不是囚禁,那是自己甘愿走进去的。

阳光正好从云层侧面泼下来,整棵树忽然亮得像一盏灯。红色的花朵在黑色的枝干上跳跃,像无数颗小小的心脏同时搏动。我忽然想,这花之所以这样红,大约不只是火山灰的缘故。那是Lehua的血色,是一颗心燃烧到最后、依然不肯熄灭的颜色。她不是长在树旁的藤,她是开在树上的花。从此他们共用一套根系,同饮一滴雨水,一起扛太平洋的风暴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他的一部分。

老张说,火山喷发后,滚烫的岩浆流入大海,冷却成黑色的岩石。寸草不生的土地上,第一个到来的生命就是‘ō hi‘a。它们的种子能随风飘来,能在几乎没有土壤的岩石缝里发芽,能用根系一点点穿透坚硬的石头,为



高琨玲 制造业工作者,热爱咖啡,写作。

自己争得立足之地。没有泥土,没有荫蔽,甚至没有同伴。就那么孤独地、倔强地在废墟上举起了一团火。

回程的车上,外孙女手里还攥着一片枯叶,说要带回去送给同桌。女儿靠窗,望着外面飞退的黑色荒原,忽然轻声说:“妈,你看那花像不像咱家阳台上的仙人掌?也是石头缝里长的,也是开红花。”我愣了一下,笑了。天下的生命大约都一样——不管在夏威夷的火山岩上,还是在南京家里的阳台上,能活下来的,都有自己的筋骨。

车子转过最后一个弯,黑色终于从视野里退尽。我闭上眼,眼前那团火还在,在漆黑的岩石上静静地烧着。它烧了千年万年,也许还会再烧千年万年。而我们不过是恰巧路过,恰巧看见,恰巧被一朵花照亮了某一小段光阴。那也足够了。



丁亚芳 出版社编审。热爱旅行、文学。

一圈璀璨的光环。”描绘既细致又深情。而《白雪皇后》里绿叶与鲜花搭成的凯旋门,《邻居们》中铺满墙面的玫瑰花丛,也都是他心中所勾勒的理想图景。

欧登塞是一座色调淡雅、明亮中透着几分宁静的小城,远离大都市的喧嚣。彩色的房屋、葱郁的树木与尖尖的塔楼交织出浪漫、朦胧而温柔的景致,赋予他的文字生动的画面与唯美的气息。清新朴素的北欧乡野风情,为他笔下的童话奠定了自然的基调。

饱经沧桑却心怀柔软,安徒生在创作中筑起一座座精神的花园,将温暖赠予世间每一个孤独无依的灵魂;后人亦以花园回应他的馈赠,让这份善意与美好穿越时光,生生不息。

2016~2021年之间,欧登

塞市政府在安徒生故居旁打造了一座实景花园,将安徒生童话中的艺术形象落地,成为一个个可感可触摸的实体。

整座花园移步换景,遍植玫瑰和童话中的各种植物。每一片花木、一汪池水,都在还原书中的梦境。《丑小鸭》区域,周围种满低矮野花草;《小美人鱼》区域,便有清浅池水与水生植物,场景和故事完美呼应,文字里的幻想化作触手可及的风景。唯独那只老旧木槽仍然保留如初,一丛青蔬静静生长,守住作者少年时代最纯真的记忆痕迹。

这座花园入口处的标识牌上写着:“这里,通向安徒生梦想中的花园。”

当现实缺少繁花,他便亲手为世界种下一整个春天。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曾在报刊发表文章近千篇。

床、客厅铺的爬爬毯,还有数不清的玩具,也基本都是别人送的。说到孩子,又想起这边结婚的事。当地人结婚也收“贺礼”,不过方式不太一样。新人会列一张他们新家需要的东西的清单,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呢,就根据自己的情况,从清单里认领一件买来送。这样大家都省事,不浪费,感觉挺实在的,用老话说就是“量力而行”。

最让我羡慕的是房子后面那个后院,少说也有半亩地。除了大片草坪,还开出来几垄菜地。女儿闺蜜说,这菜地是她爸妈从国内来时打理的。有次老两口散步,看到棵野藤像国内的葫芦,挖回来种了。结果长出来不敢吃,上网一查,还真有毒,赶紧

这里,把家里用不着的东西送人,慢慢成了一种习惯。

她接着就说起家里不少家具的来历,听起来一半以上都是别人送的,每件东西好像都有个故事。像餐厅的桌椅,主卧次卧的柜子,就是一位美国朋友的母亲去世后,整套送给他们的。在美国,拥有第二套房子的人不算普遍,哪怕是祖上留下的,很多人也选择卖掉或者处理掉,因为每年房产税确实是个负担。房子要处理,里面那些还能用的好东西,送人就成了不错的选择。听女儿闺蜜讲,好在搬家不用求人,租个搬家公司拉家具的车,价钱不贵,手续也方便。

她家儿子昨天刚满七个月。小家伙出生时用的婴儿车、婴儿

拔掉了。

晚饭后,主人推着婴儿车,和我们一起在绿树成荫的大路上散步。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,偶尔遇到一两个遛狗的,远远地就朝我们挥手微笑。一队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从身边经过,一声接一声地“Hello!”,听着特别友好。走过一座木桥,看到河里有人站在水里钓鱼。拐了个弯,又绕回小镇街上,快晚上九点了,太阳还挺亮堂。小镇上除了我们,还有各家门口那些别致的小邮箱,静悄悄的,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那一刻,我忽然冒出个念头:真想靠着那小邮箱,赶紧给自己写封信,直接投进旁边这个小箱子里。等回国上班第一天,就能收到这封从异国他乡发出的信了。